

# “大尺度”雕塑惹争议，实质是艺术批评缺位

玉渊杂谭  
尼三

近日,四川巴中一小区内裸女雕塑引来热议,有居民直呼尺度过大,有人却认为这是艺术,无可厚非。实际上,近年来大尺度雕塑层出不穷,引发的争论也时有耳闻。比如,2014年,沈阳一家商场开展展出“武松杀嫂”雕塑,潘金莲衣不蔽体,武松一边挥刀,一边面贴潘金莲;2015年,天津的海河岸边,陈列了一组人体雕塑;2016年,在北京的王府井、常营等地出现半裸男孩等雕塑,都曾引发舆论关注。

对此,我们首先应看到,这是艺术与生活交织互渗的结果。正如原研哉所言,一个国家的经济步入成熟期时,人们会

认识到“人类的幸福并不是只能在持续增长的经济中找到”。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和文化艺术的发展,民众审美诉求与审美意识提高,人们盼望艺术品给生活增添美感、提升品味,相应地,原本多在博物馆、艺术馆等“艺术空间”陈列的艺术品正在进入日常生活的“生活空间”。前几年就有报道,国内一线城市中拥有艺术主题业态的购物中心已占总数约5%。而在公园、小区等人们生活休闲场所的艺术品陈列就更常见了。

然而,艺术虽然来源于生活,但一旦成为艺术,就与生活产生了距离,当它重新被置入生活空间,也就面临再次磨合的问题。实际上,正如一些评论者指出的,这些引发争议的“大尺度”雕塑如果在艺术空间展出,可能不但不会引发批评,还会引起艺

术家和批评家的认真思索,但到了生活空间就不一样了。因此,这些争议可能确实与艺术品本身的艺术水准和思想倾向有关,但和它的空间“错位”更有关。

换言之,“大尺度”雕塑乱入生活空间,打乱了破坏了这个空间原有的秩序以及人们的心理期待,这才是争论出现的根本原因所在。对于此类问题,最恰当而有效的渠道是加强艺术批评,具体而言,又分两个层面。

其一,拓宽艺术批评的维度,加强对艺术品与它所置入的空间融合度的评估。这种评估不但应考虑艺术的标准,而且要考虑时代的、历史的标准,同时还应保持足够的“区域尊重”“群体尊重”,在少年儿童活动的场所和成年人的场所,在白领、海归、高知等年轻人聚集的地区或老年公寓,在

沿海城市和内陆乡村,艺术品进入的程度、类型和方式都应有所区别。也就是说,评估公共空间艺术品的价值,除了问艺术不艺术,还要问合适不合适。

其二,加强和改进艺术普及。感受美,本是人人生俱来的能力,但经由艺术品得到美的享受,却需要后天的学习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,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求也越来越强,其中就包含着对什么是艺术、什么是美、应该如何评判和欣赏艺术等一系列问题的索解。因此,有关部门组织文化惠民、艺术展演等活动时,不妨附带举行艺术讲座、演后谈,以及艺术家与民众的互动交流等活动。通过这样的方式构建多元发声的审美空间,使生活空间的美学之维更加清晰,让艺术之光更有效地照亮我们的生活。

# 马特的鸟儿有话说

字里行间  
杨雪

谈《世界上的鸟儿》是一种奇妙的体验:每翻开一页,都是一段轻快的文字配一幅呆萌的手绘图。它像一套鸟类百科全书,摒除了教科书式的严肃和枯燥,或许可以称之为“观鸟的不完全手册”。作者马特·休厄尔的手绘图有强烈的个人风格,但不管在颜色还是外形上都是科学的、精确的;又如其幽默不失严谨,知识点多。

马特是插画家,他的作品在英国几乎随处可见,从皇家鸟类保护协会的地下通道,到街头涂鸦,还有一系列以“马特·休厄尔的鸟儿”为主题的纪念品。这套《世界上的鸟儿》共五册,分别是《我们林地里的鸟》《我们迷人的鸟:猫头鹰》《企鹅与其他海鸟》《我们花园里的鸟》《我们唱歌的鸟》。它们用“马氏语言”告诉读者,纸质书何以无可替代——这般的图文并茂地读书,电子阅读根本给不了。

把镜头对准英国的林地,鹭、鹇、鸢、鸱、鹂……是不是一个字也读不上来?马特却对它们如数家珍。他喜欢穿上靴子,拿好水瓶,带上双筒望远镜外出观鸟。树林里每一棵松树、橡树、桦树都有自己的特色,每一棵树上都有鸟儿居住,都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,为各种的动物提供食物、住所和游乐。

看,茶腹鸢与旋木雀,它们生来就会飞,还能在树干上垂直攀爬,地心引力之类的科学法则对它们毫无作用。怎么区分这两种身怀绝技的鸟儿呢?很简单,茶腹鸢往上走,旋木雀往下走。人们一直坚信旋木雀是唯一能在树上垂直攀爬的英国鸟类,如果这样说,茶腹鸢可不开心了,肯定会大声咆哮以示抗议。

梨树上的一对红腹灰雀是从书中出现的唯一一对夫妻,妻子没有丈夫颜色鲜艳,但同样引人注目。这对成功而迷人的夫妇潇洒又谦逊,将自己的巢迁至乡下,以便在田园牧歌一般的林地里安全地抚育雏鸟。

除了森林,鸟类的栖息地还有地球上最辽阔的无人之境——大海,也因此,海鸟自带一丝神秘的色彩。马特说,刚开始写《企鹅与其他海鸟》的时候,在谷歌上查资料,自动关联出一个问题:“企鹅是鱼还是鸟?”笑得他连茶都喷了出来。的确,企鹅身上充满谜团,读这本书,会发现企鹅除了可爱,还有很多特点:它们是地球上最强健的生物之一,经历了几百万年的进化,在地球上条件最艰难、最偏远的地方繁衍栖息至今。注意,企鹅是鸟不是鱼!



红腹灰雀(书中插图)

来认识一下跳岩企鹅吧,实在太可爱了!它身高只有50厘米上下,是袖珍版的鸟界摇滚巨星:前铸造厂工人工,现重金属摇滚乐手,穿着皮衣和黑色牛仔裤,脸上用廉价的眼线浓妆抹,头顶抹着湿漉漉的发胶,脑后披着漂亮或金色的齐肩长发。它名字里有“Rock”,但指的是“岩”而不是摇滚的那个“Rock”,多么玄妙!跳岩企鹅是很多儿童动画电影中的明星,然而由于原油泄漏、过度捕杀和气候变化,它们的处境已相当危险。

大海雀的故事则已然成为一出不幸的海洋悲剧。这种大型海鸟种群数量曾以百万计,栖息在北半球高纬度沿海地区。它们行动笨拙,极易被捕,遂被人类轻易捕杀,夺走油脂、羽毛和肉。大航海时代,饥饿的水手们有时候会整个岛扫荡。1840年,地球上最后一只大海雀被人捉住之后,死在乱石礁之下。

和海鸟类似,也被打上神秘标签的还有夜行猛禽猫头鹰。奇怪得很,几乎每个人都爱猫头鹰,觉得它坚韧、睿智、怪异,有灵性。每一种猫头鹰都进化出关键技能,在全世界都能找到栖息地,从喜马拉雅山山腰上的林间空地,到非洲大草原、美洲干旱的沙尘暴地区,再到南半球近赤道的热带雨林。

普通鸮的关键技能是隐身,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温暖的地方,它利用周围的树枝,凭借迷人的羽毛和闪亮的斑点,隐匿在茂密的树林、热带雨林和竹林中;猛鸮的关键技能是“猛”,它可以算鹰类家族的一员,身高大概65厘米,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猫头鹰,留着秃鹰那样的圆寸头,可以扯掉一只考拉的头。

放下手中的书,鸟儿们忽闪忽闪的大眼睛在脑海中东探西顾。试着跟马特的鸟儿多些眼神交流吧,或许可以收获更多文字之外的信息呢!

摄手作  
邂逅

(本栏目图片由手机拍摄)



李娟摄



# 戒躁

大胜则骄,不胜则躁。究其所以,就是不自信。戒躁,靠的是从容与自信。

对于广东的燥热,我以往常用“气急败坏”来表达心情。今年还是燥热,比往年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全国都热,有些地方热度甚至不在广东之下。

可是,就在广东最热的八月,我竟没有如往年一样“气急败坏”。燥热的室外,偶有一丝小风掠过,甚至还有一点点愉快的期待。“瞧瞧,风都有点凉意了,否极泰来,夏天最热的时候,就意味着要开始降温了!”我不断地向朋友们唠叨,心静自然凉。

是啊,在广州居住了近三十年,也是我一生中连续居住、工作年头最长的地方,估计此生也会终老岭南了,为什么还不能接受广东的天气呢?天地不仁,以万物为刍狗,老天爷该热的时候热,该冷的时候冷。

广州是个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,两千多年相对历史和自然而言,也不算太久。今天城里广厦万间,再过两千年呢?

据说,最好的混凝土寿命也就是两百年左右。两百年后,满城以混凝土为主体的高楼大厦,该是何等模样?  
我家隔壁的中山纪念馆,到今年还不足百年,都翻新好几次了。那是纪念伟人孙中山的建筑,有不可替代的人文价值,而今天满大街的摩天大厦,百年、两百年之后一旦颓坏,谁去翻修重建?

变化不大的估计只有气候,尽管“不肖子孙”们把臭氧层弄了一个洞,温室效应越发明显。但是,朝霞以为两千多年也不可能产生太大的变化。  
大自然看人类,就像一位慈祥宽容的老爷爷,看着一帮调皮捣蛋的子孙后代,既不会事事计较,亦不会任其无度。海啸地震火山爆发,只是爷爷对调皮过分的孙儿,一种小小的拂拭而已。“不肖子孙”们闹到要毁灭自然之际,先毁灭的一定是人类自己!

沧海桑田,今日我等还有什么理由气

急败坏?于是乎,烦躁之气尽消,平和之心渐至。

1945年,毛主席在中共“七大”开幕词中指出:“我们应该谦虚、谨慎、戒骄、戒躁,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。”这段话背了几十年了,起初对为什么要“戒躁”不太明白。“躁”的标准是什么?烦躁与焦虑,骄躁与果敢,狂躁与魄力……界限似乎很难拿捏。没想到,几十年过去,当年那个没有引起我深刻思考的戒躁,却越来越让我感到思想的久远、深度的无限……

比如最近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亚运会,是全亚洲的盛会。可我周边的不少人对亚运会似乎不太关注。亚洲第一,已经很难让人兴奋了,国人瞩目的还是奥运会。体育从一个侧面,表现了国人的心态。

于是,评价国家地位,对手一定须是天下。但想想看,如果以“天下第一”作为标准,我国与此标准距离最大的时代,肯定不是今天。相反,今天有可能是中国与“天下

第一”距离最小的时代之一。

大胜则骄,不胜则躁。究其所以,就是不从容、不自信。戒躁,靠的是从容与自信。  
攻取天下尖端,我们有攀登的自信;认清存在差距,我们有面对的信心;多元世界并存,我们有发展的自信;天灾人祸骤临,我们有应战的自信;他山之石攻玉,我们有学习的自信;居安思危的底线,我们有崛起的自信!

自信不是时回事都要争第一。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,第一也是天下人的第一。天下第一,不可能被某个人和某个国家永远垄断。  
“谦虚谨慎,戒骄戒躁。”我们的从容与自信,才是属于自己的天下第一!



# 木槿荣落在朝昏

物种笔记  
阿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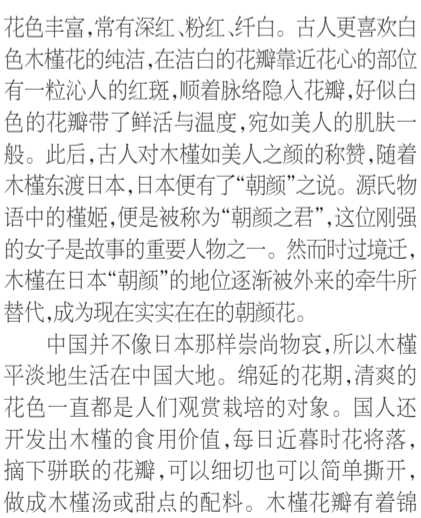
秋虽已至,暑热却还未全尽。

清晨,露水已经爬上了草叶。让人感到凉爽的空气需要被清晨的阳光拨暖,可是花儿已经开在枝头。牵牛花的蓝色映着初生太阳,闪着淡紫的光泽。贪恋凉爽的花儿依然开放,季节的颜色虽然从盛夏的浓烈渐渐变得单薄,可依然暑热的午后不能让人们愉快地换上秋装。此时,紫薇依然堆砌,牵牛依然朝颜,还有木槿浸染在秋色里,依然开着花。

如果说紫薇是百日红,木槿也可以称为百日红。记得木槿初花也是初夏。彼时暖风至,花儿随着渐渐开放,今日一两朵,明日枝头却渐渐如春笋一样。那日的木槿,让人想称赞些什么,却被其他更为浓艳的花所吸引,而淡忘了它。盛夏和初秋,木槿一样是繁花满树,斑斓却不怎么夺目,此时花与叶不及之前丰满,秋雨至,落花满地,枝头的繁花倔强地开着。此番场景,虽让人有些怜惜,但冥冥之中却有花儿要重生的感觉,终于想要说些什么了。

“有女同车,颜如舜华。将翱将翔,佩玉琼琚。”与姑娘一路同行,姑娘的妆容如木槿花一般,车子走得飞快,佩戴的美玉叮当作响。木槿,古称“舜”,也作“舜”,有“朝菌”“日及”的别称。庄子提到木槿,说它不知晦朔,是因为木槿的花期虽绵延不绝,但它枝头的每一朵花,却是朝开暮落,无法感受夜晚的来临。李时珍猜测木槿之名的由来,说“此花朝开暮落,故名日及,曰朝,曰舜,尤槿荣一瞬之义也”。由此,古人谓木槿为舜,是感叹它的花只开得一瞬之间。然而木槿的花朵,虽只始于晨,终于暮,但枝头的花蕾却生长不断,于是整个夏秋,木槿的枝头从来不缺颜色,只是今日的花非昨日之颜。

“曾闻郑女咏同车,更爱丰标淡有华。”木槿



花色丰富,常有深红、粉红、白。古人更喜欢白色木槿花的纯洁,在洁白的花瓣靠近花心的部位有一粒沁人的红斑,顺着脉络隐入花瓣,好似白色的花瓣带了鲜活与温度,宛如美人的肌肤一般。此后,古人对木槿如美人之誉的称赞,随着木槿渡日本,日本便有了“朝颜”之说。源氏物语中的木槿,便是被称为“朝颜之君”,这位刚强的女子是故事的重要人物之一。然而时过境迁,木槿在日本“朝颜”的地位逐渐被外来的牵牛所替代,成为现在实实在在的朝颜花。

中国并不像日本那样崇尚物哀,所以木槿平淡地生活在中国大地。绵长的花期,清爽的花色一直都是人们观赏栽培的对象。国人还开发出木槿的食用价值,每日近暮时花将落,摘下鲜艳的木槿,可以细切也可以简单撕开,做成木槿汤或甜点的配料。木槿花瓣有着锦葵科植物特有的黏滑,据说口感相当不错。  
总有种感觉,木槿花的荣落仿佛和处暑时节有所映衬。这正是想在夏秋之际想要提到木槿的缘故。此时,虽然白天依然炎热,晚上的温度却开始逐渐下降,北方的清晨开始出现露水。一日之内,寒暑相替,木槿虽朝开暮落,新花却绵延不绝,对单花的惋惜,从众花的绽放中得到了弥补。从处暑到秋分,木槿花会越来越开,以往的“美人之颜”会越来越萧索。但是在众多秋日的落华中,新的生命周期也要开始。有农谚讲“白露早,寒露迟,秋分麦正当时”。处暑之后,秋分是华北冬小麦上种的时节。于是木槿落花小麦种,待到明年芒种,小麦成熟时,木槿的新花又要攀上枝头了。

# 别样女侠吕碧城

桂下漫笔  
杨仑

百年前的中国大地上,国事纷繁,江山鼎沸之际,有两位同名碧城的女子,被人目之为女侠,其一是舍生取义的“鉴湖女侠”秋瑾,另一位,则是有着“三百年最后一位女词人”之誉的吕碧城。

与好友秋瑾为革命甘愿热血不同,吕碧城一生在为教育和女性权利而奋斗。她不以诗词文章称于世,讽刺慈禧太后之词作为流传,时事议论文章思想深邃;而且亲手创办女子学校,其血脉延续至今;并且,她还是一位真正的女权主义者,以其独立的人格,罕见地向当时中国社会展示了现代女性的光辉形象。

淮南三吕,名动天下。吕碧城家三姐妹分别在江宁、奉天、天津等地担任女学校校长,培养出的优秀人才不胜枚举。1904年,吕碧城创办了北洋女子公学,至今血脉犹存(天津、河北师范大学)。办学伊始,任

总教习(相当于校长)的吕碧城也不过是个21岁的女子。  
她把课程分为德育、智育、体育三种,亲自延聘德、日、法、美等国教师教授外语,设置卫生、道德、健康等现代化教学内容,一时间北洋女子公学成了闺阁之中有进步思想之女性向往之地。

对于女子教育,吕碧城将其提升到了救亡图存、保全种族疆土的高度。她指出,强国之根本,在于教育人才,而教育人才的基础,则要从母亲开始。“若女学不兴,虽通国遍立学堂,如无根之木,鲜果实效。”当时女子大都裹小脚,吕碧城痛斥这种行为为害生性,“(母亲)气血枯衰,安望其有强健之儿?”

而兴女学、倡女权,是当时进步女性奋斗目标之一。吕碧城鲜明地指出,要将女子从近乎奴隶的境地中解放出来,让女子能够平等自由,和男子一样享有受教育的权利,学习有用的学问。

在大公报任职期间,作为中国第一位女性编辑,吕碧城撰写了大量为女性争取

权利的文章,文笔犀利,逻辑条理分明。同时,她还发表了一些文笔优美洗练的诗词作品,令当时词坛盟主樊增祥连声称赞。当时有诗赞她:“飞将词坛冠众英,天生宿慧启文明。绛帷独拥人争赞,到处咸推吕碧城。”用现在流行的话说,这时的吕碧城“火了”。如她自己形容,“由是京津闻名来访者踵相接,与督署诸幕僚诗词唱和,移居上海。

凭借深厚的人脉和与生俱来的“宿慧”,精擅外语的吕碧城在上海有了广阔的施展空间。短短数年时间,仰仗着“搬迁货殖”之术,吕碧城实现了“财务自由”。从此以后,吕碧城东游西荡,游走于北美、南美、欧洲等地游历,前后达十余年之久。在此期间,她作为中国代表,参加了1929年在维也纳举办的世界动物保护大会。会上,吕碧城盛装出席,进行了长时间的演讲,阐述了戒杀、禁止虐待动物等观

念,赢得了欧洲媒体、观众的赞誉。

环游世界期间,吕碧城不断地将自己的见闻写成文章,发回国内见报,介绍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先进做法和经验。比如在争取女性受教育权方面,吕碧城介绍瑞典、瑞士等国规定,无论男女学生,八岁不读书,其父母有罪;英国专门为双目失明的妇女设置了特殊教育。吕碧城大为感慨:他们都是残废之人,彼国还不放弃,哪里有我国数以亿计身体健康的妇女,却被认为是废材,不应接受教育的道理?

晚年的吕碧城移居香港,潜心向佛。或许是亲眼战争之残酷,体味为人之艰辛,终身未婚的吕碧城希望能够获得安宁。她留下的最后诗语说:“护首探花亦可哀,平生功绩忍重埋。匆匆说法谈经后,我到人世间只此回。”

1943年,吕碧城病逝于香港,根据遗嘱,骨灰以面和丸,投入海中,以示永诀。吕碧城一生,虽不像秋瑾那般决绝激烈,却以其独立人格、自由思想,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

扫一扫  
欢迎关注  
嫦娥的秘密  
微信公众号